

買書 讀書

黃守誠

對我來說，報紙上的出版廣告，比之經國大事的新聞，並無軒輊之分。內閣改組的名單，跟新出版的一部傑作的書名，不會在我的感情上，有較重的份量。經常的，我自頭版的新書廣告，一直看到末版的文化書欄。將那些預定選購的書籍，以紅筆畫上記號，小心剪下，納入紙夾子中，以備大減價時付之實行。減價期間，可享七折至八折優待，這對於我們一般經常買書的人而言，為數是頗為可觀的。譬如說，本來一千五百元僅可買一部「全唐詩」，而以七折計之，則同樣價錢，就可多買一套「孤本元明雜劇」了。

但是，書多了，我的愛好也越來越廣。少年時代，買一本「千家詩」、「唐詩三百首」

或「白香詞譜」之類，就已心滿意足。當涵泳愈久，涉獵越深，所謂「選集」、「精華」之作，就有窺豹之憾。於是，由「李太白集」、「杜詩詳註」，進而到「李賀詩註」、「王荊公全集」了。同時，同一名著，又必須買三、四種不同版本，以為參證比較。那見仁見智之間，每每超凡入聖，使人拍案叫絕。問題是，我們怎能有足夠的資財，買盡一切喜愛的典籍？於是在阮囊羞澀之下，不得不望目錄而興嘆。我想古代知識分子唯一比較快樂的是，他們不必看到廣告而自嘆未得多金。關於此中辛酸，早年顧頡剛先生有一妙法逃避。他在「古史辨」自序中說：「有許多急需的書，熬到不可熬時，也只有託人去買，因為免得看到他種可愛的書而不能買時，害苦了我的心。」說得多誠懇，多動人。一位知識分子，若熬到「書害苦了我的心」時，火候才算差不多了。

讀書難，其實，買書也不易。縱使要想買到自己切需要的好書，也不簡單。不必說外國，單單我們中國，只「四庫全書」也就够嚇人的了。想買什麼版本，也頗費周章。你若不慎而買了靠不住的書，簡直會活活氣死。你想到世上竟有如此整腳的書，而世上竟有如此整腳的書店肯印，能不憤慨？

記起多年以前，曾買過一本翻譯過來的「文學概論」，一部「世界文學史話」，乃某著名書店出版，印刷製訂，均屬上選。當時，同類著作不多。深以該書店及時印行這兩部書而欣慰。誰知展卷而讀，方知原作者既然淺薄可憐；譯文尤其莫名其妙，不是我誇大其詞，全書之中，找到三兩句通順句子，就極不容易。我是個對好書必然義務宣傳，對壞書極難緘默的人，因而一一註出其中過於不通的句子，走訪該店負責人，告以出版這種劣書，實有妨令譽，勸其收回，那知「負責人」是飽學之士，竟認我少見多怪……一位出版家如此盲目無知，不負知識道德責任，我還能如何呢？

比之英、美，我們的讀者，在買書方面，困難可能更多些。第一是出版目錄不健全。第二是書評的不發達。今天，我們的讀者買書風氣，買書指南，幾乎等於沒有，甚至於說，有點跡近「起哄」的嫌疑。不錯，出版市場上也可發現有幾本「暢銷書」。而這些「暢銷書」卻不一定是「暢讀書」，許多人震於作者之名（例如索忍尼辛吧！）熱心的買回索氏的著作。可是，有多少能讓人暢讀無阻？而另外的所謂「暢銷書」，其內容之淺薄，讓人不得不興憐憫之感。

在出版目錄闕如的環境中，我們必須手脚勤快一點。那就是經常涉足書肆，注意廣告，參觀著名的藏書機構，親自翻閱，靠別人絕對不行。對於我們目前的讀者，尤其應該如此。

古人有「按圖索驥」之說，我們買書也應有此訓練。這種習慣的養成，自非一朝之功。過去由張之洞的「書目答問」，到梁啟超的「國學研究法」，胡適之先生的「必讀書目」，當然是最方便的買書指導，而近人舒新城氏對於買書常識，也諸多發揮。出版社的聲譽，作者的學術地位，主編者的風格，這都可作我們買書時的重要參考。

不過，我們的出版界，還不大能破除人情包圍。我買過一本名人題字，名家設計，要人為序，大書店出版的「書」。結果是一切都好，只有作者的文字修養太差，跟中學生作文有點類似。何以有此糟蹋的情形？原來這位作者，出身不凡，既為要人之妻，又為名人之後故也。我曾想著文評之，更遺憾的是，我的評文，無任何刊物，敢予刊登。「人情」大於公理，有如此者。所幸人情畢竟無法使其不朽。

在目前經濟生活中，我以為買書是最便宜的了。看一場電影的錢，就够買一部林語堂的「生活的藝術」。喝一杯咖啡的錢，就可買一本有分量的雜誌。而三、五個人吃頓茶點，即

可買一部新編「諸子集成」而有餘。可惜電影院、冷飲室，經常門庭若市，水洩不通；而書店、出版社裏，則冷冷清清，少有人煙。

職是之故，每次我跟友輩自餐館中走出，心中總禁不住嘀咕：「這一餐飯，將我的一部二十六史，吃掉一半了！」

買書原是爲了閱讀，但世間也有只買而不閱讀的人。抗戰期間重慶大學某教授買書成癖，甚至使妻子遭受凍餒的地步，以致於引起公憤，一致決議，非有其妻私章，不能支領薪津。我也遇到一些朋友，將書視若拱璧，嚴密典藏，實際上卻很少展卷閱讀，他們把買書當作積財，或攀附權貴的榮幸了。

雖則這類買書人不足爲訓，但此一嗜好，畢竟高於印壞書稱「好書」的出版社。把幾卷詩文擺在案頭，無論如何，比將股票行情表放在玻璃板下，或許要清貴一點。我在廿年前曾戲言：「寒舍可無茶無酒，但不可無詩書；人生可無權無勢，但不可無愛情。」話雖不莊，但確實道出我的某些觀點。

*

李心傳「舊聞證誤」記：「乾德二年春平蜀。蜀宮人有入掖庭者。太祖覽其鏡背云：乾德四年鑄。上大驚。以問陶寶二內相。二人曰：蜀少主嘗有此號。必蜀中所鑄。上曰：作宰相須是讀書人。自是大重儒生。」

這個小故事說明了讀書與治事的關係。天下萬事，不須經驗知識的大概沒有。但是，爲了知識的累積而讀書，畢竟是件苦事。至於假知識之名，以達到某種名利的目的，尤其令人可哂。

我們探討一切大儒宿學，幾無不強調興趣的重要。孔子即爲代表之一。他說：「飯疏食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亦在其中矣。」話中沒有指明「讀書」，但必係形容讀書之樂。

書之可愛，自非數言可盡。第一是它永遠保持着適當的含蓄和矜持。你如摒棄一邊，它也不會提出抗議，絮聒不休。你如熱心接近，它就盡棄前嫌，跟你坦誠相見，傾蓋相交。世上還有什麼比讀書既可增進智慧，又能安慰心靈的呢？你養金絲雀，要耗盡你多少心力，多少金錢？所得幾何？你飼北京狗，很少不戰戰兢兢，懼有錯失。而嗜書這一愛好，幾乎是一無偏害，毫無負荷。書給你的永遠是歡悅和鼓舞力量。

但人應爲興趣而讀書，並非指漫無目的地「亂讀」。對於增進知識的書籍，對於有關治學的讀書，還是得講究方法和效率。

不要以爲注重方法和效率，會減輕你的興趣。其實不然。在注重方法和效率之情勢下，有時更可增加個中樂趣。因爲你以同樣的時間、精力，而獲致加倍的戰果，當然更可鼓勵起你追求的熱誠。

如何增進效率？最方便的是有一枝紅色原子筆、兩張白色便條在手。遇到賞心悅目，或有所發現的句子，加以記號，予以摘錄。既可備查考，又可作爲讀書的回憶。一本書上有了你親手所作的批註、記號，無異爲自己的讀書生活，作了現場錄影。不僅增加了記憶，抑且使你與書籍本身，建立下濃厚的情感。異日重讀，就彷彿你故地重遊，發現當年手植的楊柳，歡迎舊主的光臨。一本書如果在讀完之後，仍然保持着乾淨完整的原來面目，那只說明了這位主人的浮淺，缺乏熱情。我們幾乎可以確定，這樣的讀者，定然難有成就，難有獲得。中國古代的典籍，沒有標點符號，讀書人必須「點」書。這「點」功夫，實際上是一種良好的訓練。